火刺木

親愛的C:

我想再說一次那幾叢野薔薇和火刺木的事。那個樣線是一處沿著堤防,似乎即將被開發隊毀滅 的舊日河道(大概永遠不會再變回河了吧),在沒有牧牛人控管的區域,苗木就任性長成樹林,阻 礙行路,那些定期割草放牧的區域,寒冷乾燥的時節裡,多數野草都呈現滄涼而悲傷的黃褐色。

在這樣荒蕪的曠野上,用望遠鏡掃到那幾叢薔薇,真是不可思議的幸運。起初因為牛隻的關係,還不敢靠近,等牛群過了,忍不住直直往那仍不確定身份的灌叢不斷走去,直到被荒原環繞在核心,終於觸碰到柔軟的白色花瓣,也嗅到清香為止。野薔薇旁邊就是火刺木的灌叢,在這一天的意義上,他們有著重象一般的相次本質,都是薔薇科植物,都是多刺而脆弱,脆弱卻又背負著沈重的歷史。

到底是河流還是這些薔薇更接近永恆呢?那廣闊的水道,千百年來擺盪,淤積,堆砌又洪泛, 而薔薇們只是執拗地佔據陽光充足的位置,用鉤刺謹慎地防禦早年的鹿群,或現在的牛羊,盛開芳 潔的花或籌備碩大的果實,迎接草原可能的來客。它武裝的姿態,彷彿才是整個沖積扇平原記憶的 縮影,而用那樣防衛性的外表包裹的演化記憶裡,開出那樣慎重又嬌嫩的花朵,在這多變而滄桑的 原野中,不是顯得更接近一種,對於永恆的祝禱與企盼嗎?

把這朵花送給你,情人節快樂。

2009年8月,知本溪在莫拉克颱風之後發了狂,連續吞噬十幾間房舍商店,掏空了距溪畔百餘公 尺的路基,那間六層樓金帥飯店漸漸傾斜,最後栽進了溪裡。那驚人的畫面,全國所有的新聞台連 播了一星期。 「以前知本溪哪有這麼寬,」林金德站在砂石堆成的堤岸上,看著溪水。「我看過日本時代的 老照片,溪流中央都還有房屋吶,我們要去美和村都是找淺的地方,走過河床路過去的。」

以前沒有橋嗎?據說日治時期有一座火車鐵橋,這是東部鐵路的末梢,專門給甘蔗走的。要不就得改走上游溫泉區,一座名為「百歲」的吊橋,族人若要過河多半不會繞這條遠路,而從鐵橋下過。民國後甘蔗產業沒落,拆除了鐵橋,改建現在的台十一線知本橋,而上游的百歲橋也沒能撐過百歲就被沖毀,附近土地公廟「福靈宮」卻健在,因而香火鼎盛,成為一處對抗水患的信仰象徵。

知本溪以前並不是這模樣,林金德說以前的溪床深潭淺瀨交錯,水清而溪窄,「現在整條溪平 ——平的,水根本留不住。」

水若留得住,就會像以前,上游山谷裡還有翁鬱的森林,溪中有毛蟹與鱸鰻,下游草深處有湧泉,湧泉邊的沙洲有田,田裡種的是小米和地瓜,不是甘蔗。

「那時候到處都是狀元紅吶。」

狀元紅,就是台東火刺木,幾乎是族人口中田園的標誌。

這是我們後來勘查「撒幹(Sakan)」時,林金德的部份回憶。

撒幹是知本村下方的濱水地帶,這個名字本身就帶著水的意味。四百年前卡大地布的英雄人物 卡拉比亞(Kalapiyat),在一趟營救弟兄,史詩般的西行之後,來到荷蘭人在西部最主要的根據 地,當時叫做臺員,或大員,後來成為了整個島嶼的名稱由來的那個內海潟湖之濱。據說,當他東 返回到了部落,便依著在西部見到的景色,把類似的河中沙洲命名為「西港」(閩南語發音),或 許是終於無功而返時,懷著複雜心情而取名紀念?無可考據,倒是讓這個傳說人物鮮活起來。於是 知本溪北岸與曾文溪北岸,有了一個隔著重山峻嶺,被神話串起的連結。

這裡多了一個「撒幹」。

若說西港鄰著荷蘭人的根據地,撒幹則是緊鄰著荷蘭人登岸的槍響之地「今古瓦岸」。基本上這些地名是連續的,等於河中沙洲的不同位置。此處是知本溪剛出了山谷的區域,流速減緩,累積了豐富的淤泥,但要到日本時期建了蛇籠堤防後,才把水逐出了撒幹,這些泥土才露出了水面,剛好改良原本旱作的沙地,承接了部落才開始運行的水稻與甘蔗文化。

那天我跟雅婷一起去訪談曾在河畔有田地的耆老金大哥。金大哥現在的田退守到了村邊的坡地, 原本緊鄰撒幹,可耕作的河階地,稱為「巴納(Pana)」,意為「準備搭弓射箭」,以前是部落舉 行射猴祭的區域,一方面練習弓箭技藝,一方面是個衝破年關、除舊佈新的儀式。猴祭之後,就要 撒播小米,就是新的一年。

這個張弓之處,是河流層層下切所遺留的好幾階彎月狀台地,過去均是大片的旱作區,但目前 給削去了一半,只剩部分可用——因為捷地爾公司在三十年前,在巴納當間拉起一條鐵絲電網,阻 隔了族人曾經下田或渡河的路徑。現在的巴納成為一片疏林。

金大哥開著小發財車,帶著他的土狗,把我們載到林子裡,那是巴納的深處,撒幹旁的第一階河階,大哥的工寮則位在更上兩階的坡頂。車子在電網牆前停下,網牆內是荒廢的故里,網牆之外,只剩陡坡和少數畸零地。金大哥拿出大剪,毫不猶豫地剪斷了通電的鐵絲網,領我們走進曾是田園的樹林。顯然大哥還是有所顧慮,他說捷地爾還會派人來維修,或者檢舉佔耕。這一剪,只是個小小的抵抗。據說過去曾經有十幾個在地人連署,爭取在閒置的遊樂區預定地內暫時耕種水稻或杭菊,任其荒廢太可惜,但並未成功,只被警告說會依法罰款。當初捷地爾派機具整地時,為預防族人復耕,還刻意在巴納挖出許多大坑,並把大型石塊堆置在此,整個區域變得崎嶇難行,很難再以人力進行整理,於是巴納農業帶終於成為歷史。

巴納邊緣,有間廢棄的水泥房,是漢人的,因為有地契,土地才有被正式徵收,據說在巴納只 有兩戶曾被徵收,另一間據說是磚瓦房,現在已經徹底埋沒在草深處了。我問起撒幹靠近新知本橋 那裏,有好幾戶家屋地基呢?原來都是捷地爾整地後,漢人又進去佔耕種荖葉。

六十年前,日本政府動員在地人在撒幹建起堤防,並在上游開鑿知本圳,把知本地區跟台東平原一樣,營造成帝國需要的蔗田。堤防限制了溪水漫流,讓河邊原本泡水的淤泥變得可以使用,於是老一輩的族人開始把淤泥均勻鋪在撒幹以及上方的河階地。仔細看腳下的地質,也均為該時搬運的壤土。

起先,或許這些土維繫著小米、地瓜或樹豆的栽植,但當知本圳開通了,族人也從圳道引了水,在巴納的上方開設自己的圳,轉作水稻。圳沿著村邊的產業道路一路延伸到新知本橋邊,最後也會流到知本溼地之中。當年的水稻田在已無水的撒幹整齊分佈,以駁坎分隔,一塊大約一分地(約十分之一公頃),現在林間除了捷地爾堆放的巨石,也還看得到小型堆起的石塊駁坎遺跡。人搬得起來的石塊,最大不過頭顱大小,再大的肯定是怪手挖起來的。上方河階引水,下方排水,撒幹邊緣的林間還見得到排水溝,現在也成為家庭污水的排放渠道了。

當初把水逐出撒幹的蛇籠堤防也成為遺跡,那是六七十年前祖父母輩是親手建造的,非常矮,現在堆置在撒幹的荒原上,溪流進一步退縮,遠方才是高出許多的水泥堤防。當年老人家還在堤邊種地瓜,金大哥回憶道,山洪暴發的時候他要趕緊到河邊喚回老人家,他們都習慣在田邊睡著。根據另外的口述,撒幹有段時期是水稻與樹豆的田園,部落長老說當年大家最怕來撒幹割稻,一方面

因為要背著一袋約一百台斤的稻穀爬上河階放到坡頂路邊,是個痛苦的差事;另一方面,據傳撒幹有巴喳了(palrar),漢人也遇過,就是魔神仔,每當樹豆成熟,乾枯豆莢沙沙作響的時節,這裡就變成魔性的迷宮,會讓人找不到路,最後在草叢裡吃牛糞蚱蜢。所以夏秋之際,族人天色未暗就會離開這個地方。

不過在水利建設的帶動下,從旱作開始轉作越來越多的稻田,視野也越來越開闊,後來引進杭 菊,為此還挖了蓄水的埤塘,當日所見至少有五六個這樣的池塘。後來又種芭樂、玉米,族人接上 黑色橡膠輸水帶,PVC塑膠水管,白鐵水龍頭,這些事物也都散落在荒林間,彷彿可以考證出一個 國家帶動的除魅過程。

國家走一步,族人也走一步,伴隨著大型開發計畫的邊角進行著微型開發,有時這樣的開發還極具特色。讓我們回到那道鐵絲網牆吧,鐵絲網牆在河階邊坡一路延伸,網上爬滿了豆藤,把捷地爾的告示牌都遮住了,那是鵲豆,日治時期就已引進,紫色豆藤,開著紫色的花,豆莢也是綠中帶紫,我後來在部落吃到,連豆莢一起炒肉,口感粗野帶勁,很有部落的氣魄

牆邊山坡看起來也是雜亂的樹林,但細數植物種類,幾乎就見到了一桌部落的日常菜餚。幾叢麻竹,大哥隨手割了三枝出土的苦筍送給我們,部落吃筍愛其苦味,煮湯配排骨即可調和,正是道地品味;假酸漿和月桃散生在坡面,知本村街頭早餐店賣的阿拜(小米粽)包的是月桃,自己人才用假酸漿葉;幾棵破布子,樹籽蒸熟碾壓製成鹹餅,極下飯,大約就是台灣通志所錄:「可醃為菹。」;野生的山柚仔,嫩葉也可作蔬菜,祖先就已在食用;荔枝(玉荷包)、番荔枝(鳳梨釋迦)、芭樂(土芭樂和泰國芭樂),成為伴生樹種。另有構樹,厚殼樹,七里香,其果實一般是鳥在吃的,但構樹枝葉可養牛羊,七里香木材可做刀柄獵弓,厚殼樹葉據說可取代傳統用的腺果藤,汁液氧化後會變黑,用來塗在牙齒上,齋戒之時看誰的牙齒不黑了,就是偷吃了東西。開闊地另有野茼蒿,過溝菜蕨,樹叢間攀著山苦瓜。一切都是食物文化,卻都那麼野性,整個看似雜蕪的山坡不怎麼需要管理,卻是糧倉,只要在這坡地上隨手摘採,大約也無須去買菜。到底這算是農作還是採集,也曖昧不明,引進的植物一種種抵達,與野生植被混居在此,像是營養豐富的歷史沈澱,滋養河階上部落,農業或採集的智慧持續蛻變累積,並跟著森林一同變貌。

我們隨大哥在荒置的樹林間移動,在林下發現早大哥種的小葉滿福木,那是海邊的原生種,現在長得好高大了,當初種在田間當造景而已。據說過去在田埂駁坎上都會生長火刺木和椬梧,農閒時大家特別愛他們的野果,卻都沒有找到。反倒是不請自來的馬纓丹,不知道從哪一處花園溢出後,大量生長在荒底上成為灌叢,後來他們也會嚐試吃馬纓丹的黑色果實。另有幾棵殘存的青脆枝,那是一種據說能抗癌的樹木,大哥說日本公司會收購,故早年也種了一些。無論如何,現在都成為森林的組成了。

一群小彎嘴畫眉掠過工寮旁的構樹。「這種樹,鳥很喜歡!」,大哥接著說,有藍色長尾巴的 鳥很壞,會追另外一種灰色長尾巴的鳥;看過兩次白蛇,一次就在田邊,像一般的南蛇,但是白色 的;偶爾有鎖鏈蛇,也有眼鏡蛇和兩傘節。偶爾有野兔,會被夜巡的車燈嚇得傻站在路上。

荒廢的三十年,這裏長出高大的苦楝樹,成為森林的最高冠層。金大哥長期注視這塊地的變化,看著變怪手挖出的坑和族人自己挖的池塘,都積了水,變成林間的濕地。大哥告訴我們,春末此地會聚集大量鷺鷥,還在附近樹林中築巢,秋天換成渡冬的雁鴨,梅雨季時大冠鷲常常來停在苦楝上。「他來抓那些鷺鷥的孩子呀。」大哥說。

金大哥的回憶,混雜著當初的田野,與現在的雜林,他說小的山豬會被狗追著跑來,會跑來的還有山羌與狐狸(我想應該是白鼻心)。甚至有水鹿,金大哥信誓旦旦:「比梅花鹿大隻,像小牛!」水鹿會偷吃種在坡邊的玉米,牠們會用舌頭勾出幼嫩的玉米穗,因此玉米稈長高了,果穗部分卻是空心的。

我聽說其實花東縱谷關於梅花鹿的科學紀錄相當缺乏,雖然族人們都確信曾有野生族群,但他們主要的記憶卻是幾隻豢養逃逸的梅花鹿。當初這四隻鹿,遊蕩在河畔,遊蕩在荒廢的田園之間,成為老人家記憶中的風景,後來被附近漢人給獵殺了,也許就是撒幹殘留著房舍基座,種荖葉的那幾戶。這是目前我聽到唯一關於梅花鹿的故事。

撒幹,巴納,野生動物往來的田園,到坡地上食物豐富的雜林,再到河階新生的樹林濕地,這 些在時空上銜接的地景無一不被「地方發展」乃至於「國家發展」的大型開發計畫深刻影響,但彷 彿,又順勢承接著淺山生態乃至於部落文化的基因,在其中持續存留,共同形塑著這片景觀複雜的 「傳統領域」。

金大哥和他的土狗,走著講著,用草刀撥弄雜亂的灌叢枝幹,有時則感慨地默默看著過去的田地。最後只說了一句:「現在年輕人,都不知道什麼叫做辛苦啦。」

河階地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另有許多沒落的小產業。例如,早年在坡地的水圳曾有過水力發電這回事,以前有個姓游的,經營私人水力發電,每個月二十塊賣給知本村民,那是知本部落第一次用上電燈泡。目前還能在村邊看見破損的水泥建築結構,以及八角形的一隻水泥電線竿,頗有時代感。一九七二年,知本村正式通電,這個微型發電廠註定成為遺跡。目前的地主對於這個舊的發電設施頗有微詞,因為發電的水道常常沖下垃圾,包含許多廢電器。他坡面上的園子裡,除草劑噴灑過的焦黃地面種了一些羅漢松與龍柏苗木。極大棵的荔枝老樹移植後死了,老椰子樹也死了。知本溫泉附近水質變差後,自己挖的蓄水池也斷流,變成堆放枯木的坑。

知本圳也被用來開過碾米廠,當年漢人額外開了一條水溝,利用水力舂米,位址在目前村中的一處廢棄軍營旁。那時是日治期,知本村也受了林業的遺澤,附近曾是隘勇線的知本林道是早期就進行過林相改良的林場。現在知本村中有好幾個廢棄的老戲院,是早年繁華林業市鎮典型的配置,聽說都還是檜木建築。林業沒落後,一間知本戲院,連同木材廠的用地,被中華民國軍方徵收為軍營,後再度荒廢,如今格外清幽,傍晚聽得見小啄木的啄木聲。曾在這裡見過朱鸝,那是我這輩子見過最接近聚落的一隻。米廠那條溝內,水仍流著,一切卻都繁華落盡。

倒是,林相改良後的溪谷,知本溪開始越來越兇暴,夾帶越來越多的砂石,但政府卻用越來越 高的堤防,把流域限縮得越來越窄。

到底知本溪是變寬還是變窄了呢?在林金德的回憶中,早年還能涉水而過的知本溪,主流自然是比較窄,甚至有好幾道清淺的主流,其間還有房舍。但該時整個流域極廣,許多流域內的水文是以伏流與湧泉的形式四散錯落,洪泛是常態,因而創造出了廣大的沖積扇,包括扇頂的河階地,河邊還會有淤泥。現在,寬廣的主流,已經是知本溪的全部。湧泉帶一個一個被砂石埋沒,滾滾的水流搬運力變強,切割力也更強,河道似乎在流心越切越深,整個河道而言卻是越淤越高,得要連年動用工程的力量才能避免砂石把河道整個淤滿。儘管有工程的介入,到了颱風豪雨的季節,知本溪有時仍會越過堤防,重回故土,收復那個差一點要成為狄斯耐樂園的沖積扇,收復曾有槍響的今古瓦岸,收復撒幹的草原與疏林。

撒幹是我第一次發現火刺木的地方,事實上除了今古瓦岸另有一棵之外,也只有撒幹仍存留著 火刺木,而這兩個地方本來就該是相連的。那次也是我第一次探索撒幹,成為我對該地區的最主要 印象,因此火刺木和撒幹,成為我腦中互為補充的地方感。

火刺木是一類薔薇科的灌木,花小而白,開成繡球狀的聚繖花序,果實成熟後呈豔紅色,吸引鳥類或哺乳動物取食傳播。再加上新生枝條會先以刺的形式出現,之後才慢慢抽長著葉,所以中國叫火棘,台灣叫火刺,另稱狀元紅。每一個部落耆老都強調,當年的旱田邊,到處都是狀元紅,有趣的是,「狀元紅」是漢人泛稱多種果實紅色植物的園藝名,意味著當族人知道halidimdim(火刺木的卑南語名)的漢語叫「狀元紅」時,火刺木應該已在園藝市場有了需求,甚至很可能是收購者把這個名詞傳入部落的。現在整個沖積扇剩下不到十棵火刺木,而且很多植株可能都是同一個體分株而成,族群在百年內的減少程度可以說相當劇烈。

還記得那天是二月十四情人節,因為我在當天和雅婷與詠婷兩位女性一同探索撒幹的事情偶爾 還會被女友說嘴。那時的撒幹被牛群啃得相當整齊,冬季的黃草還沒長出綠色新葉,齊頭被啃斷如 割草的痕跡還清晰可見。若要統計現在撒幹最主要的產值,大約就是畜牧貢獻的,我不知道捷地爾公司會不會驅趕這些牧人,但整區已有將近六十頭的規模,至少有三戶牧人在此地放養。牛基本上維持了此地的草高度,讓撒幹的視野蒼茫開闊,變得可以直接步行,只要繞過纏人的灌叢就行了——那裡有極大量的馬纓丹,交纏成及胸高的雜亂灌叢,莖上還帶刺,且開花量十分驚人,在冬末春初的原野開成一片如晚霞般的橘紅色。

這裡也有黃荊和銀合歡組成的矮林,牛群會在林間休息,鷺鷥也會在枝葉間群聚與繁殖。草原 上散生著苦楝與構樹,不時會聽見黃鸝的叫聲;草深處蹲伏著許多夜鷹與環頸雉,每走幾步就可能 驚起一隻衝飛而出,對我們來說一樣驚嚇。那時我仍在思考著整個沖積扇的生態論述,結合耆老的 訪談資料,撒幹後來被我描述為溪谷森林延伸到河口的廊道。捷地爾公司的通電鐵絲網圈住了整個 草原,不過卻被牧牛人加以補強,直接成為畜欄,牧人樂得輕鬆,只要放牛吃草,因為有夜棲的森 林,與部落族人早挖好的排水溝與池塘,連牛舍都省了。

鐵絲網成為調查時現成的穿越線,我們沿著網牆前行,配合望遠鏡大致紀錄植被狀況,走到撒幹中段,我遠遠就看到了碩大的野薔薇灌叢,白色的大花朵在午後的斜陽下近乎閃爍著光芒,讓我驚訝不已。琉球野薔薇是台灣野生薔薇中花徑最大的一種,過去在低海拔鄉野間還算普遍,但凡事田間的生物,在產業結構轉型與入侵種競爭之下,如今許多都成為稀有物種。因為琉球野薔薇的關係,我來到撒幹的核心地區,發現了一小群台灣火刺木,與幾叢的野薔薇混生在一起,也低調地開著花。為什麼在牛群往來的草原上會留有這些多刺的灌叢並不難想像,因為那些枝條真是刺,我第一次採集就斷了好幾根刺尖在皮膚裡,牛不可能啃食這樣的植物,在草原上帶著刺可說是相當有利的。正常狀況下,只有昆蟲或鳥類才能帶走他們的局部,例如花蜜與果實。但就算是如此堅強的薔薇科植物,其實面對金屬工具的挖掘、機械整地、或者火燒,仍然是脆弱不堪,因此火刺木和薔薇都稀有,因為他們都又美,對農民而言卻又太刺了。

依據採集的紀錄,台灣原生的火刺木本就侷限分佈在東部,他們是島嶼的特有種,最通用而正式的俗名是台東火刺木,主要的棲地是河岸與海岸開闊地,生於礫石或砂土上,總歸而言就是全日照,排水良好的空地,也常直接長在東部河川的堤岸上。由於園藝對狀元紅的需求,野外植株被大量採伐,故野生的火刺木相當稀有,只有特定地區存留,倒是城市裡不時就會看見作為景觀植物的狀元紅。問題在於,都市中另有一種名為火棘的植物,是華南引進的同屬物種,長得相當類似,類似到需要植物學家特別撰文解說其差別:火棘的葉緣普遍有細鋸齒,葉尖端圓鈍;而台灣火刺木(中國植物誌名為台灣火棘)的葉大多全緣不帶鋸齒,尖端時常凹陷。

這個分別法確實有曖昧之處,以致於我早先在臺北看到的許多個體都難以確認其身份(連植物園特意栽植的也一樣),直到我終於第一次在知本,在撒幹的荒原上看到了野生植株,才終於有了

個清晰的對照,終於真正認知什麼叫做葉片大多全緣,先端多凹陷。這是植物辨識這門技藝的功夫 所在,直接見證的經驗勝過一切語言的描述。

其實台東火車站旁,綺麗珊瑚飯店周邊,也種滿了狀元紅,修剪得整整齊齊,定期開花結果, 但很遺憾,那是火棘。倒是知本村中,在一些老房舍的院子裡,可以看到兩層樓高,恣意蔓長的台 灣火刺木,開滿樹的白花,極其野性,彷彿原本就長在那個院子裡。

有了這些相對個人的意義,再加上耆老的訪談多次提到的狀元紅,讓我與火刺木的相遇變得意義非凡:我難得在這片荒原上見證了卑南族耆老口中的景象,那是環繞著整個河階地農業與採集文化、鹿群奔跑的平原生態,以及仍會把空照圖中沖出一個灰色大三角沖積扇的那條知本溪舊地景,台東火刺木就是這一切想像的樞紐。我不久後就為濕地寫了一首追憶的詩,那是完全是火刺木引發的。詩的末段寫到:

在河階中任意 讓灌叢刺傷手臂 就像稀樹草原的精油 使人流淚 因為 刺與香氣 是整片鹿群奔跑的沖積扇 正暗自懷念從前 ——《濕地追憶》

我並不確切知道,野地裡的台東火刺木到底是被砍伐的多一些,還是犧牲在地貌變遷的多一些,不過至少在我兩年的經驗裡,兩種形式交替出現。

在我發現火刺木的三個月後,撒幹靠河的一半被整個整平了,包含野薔薇,火刺木,通通輾壓 進了土中。雅婷是見到整地現場的人,那是個雨天,整地完,一地灰褐帶土的亂草,跟大雨的天空 交融成一團。

事情起因是知本溪的疏濬工程,希望在颱風季前防範溪水暴漲。工程需要找個地方「暫時」堆放超過五十萬立方公尺的砂石。據砂石業者的說法,通常這種時候,工程單位會選擇最崎嶇雜亂的野地,夷平後產生的大量雜物,包括現地的土方,都可以往砂石堆裡灌水,混充砂石賣給業者,這對於縣府承辦或業者都是門額外的生意。另聽到一個傳聞說,有族人到砂石堆附近觀看,還曾被嚴正警告,據傳是某些砂石堆偶爾會被特定組織用來埋藏高價值的漂流木。

無論如何,這次輪到撒幹了。

雅婷很積極地抓住這次機會,以台東荒野保護協會的名義邀請族人重申傳統領域的重要,由於 這種工程通常都是先發包,然後直接就執行,社區居民得知的時候往往已做到一半。這個事件離附 近棒壘球場私自動工的事件只有幾個月,部落保護傳統領域的意識正高漲,因此很快便向工程單位 發布聲明,原視的報導也出來了:「縣府先射箭,後畫靶」、「未建立利益共享機制」。什麼利益呢?砂石是代售的商品,曾經在協商中,工程處詢問部落與原民會,是否須將利益回饋社區?原民會竟率先解釋道:工程的立意在疏濬河流,並非營利,因此無須利益分享(不知道原民會的立意為何)。另由於疏濬河流本是有利於社區的工程,附近的里長斥責環保團體只關注生態,不把人命當一回事。不過雅婷的動作顯然是有效的,工程單位在協商之後同意限縮砂石堆的範圍與形狀,只在堤岸邊堆放。其結果是,砂石堆最後並沒有掩蓋原本灌叢的位置,但火刺木與野薔薇可說是白白被鏟平了。

說實話,當在遠方接到這個消息時,我不知所措,故選擇逃避。畢竟那是我認為知本沖積扇最 珍貴的一塊區域,當日我一度痛苦地自問,這樣還有保育的理由嗎?事後證明,我太脆弱也太幼稚 了,若說保育的目標被破壞就提早放棄,台灣所有被燒掉的古蹟、被皆伐的原始林,就等同毫無價 值地被抹除。我們之所以越來越認同環境保育的重要,大概就是這些消逝的事物真正產生了意義 ——歷史的智慧總是消亡之後才產生的。

又過了兩個月,在盛夏時,我才興起了去撒幹的砂石堆看看的想法。這中間又發生了一件小事,就是聽說今古瓦岸唯一的一棵火刺木也被砍伐了,草堆裡留下一個樹頭,從切口看來是以刀具針對性地砍伐。我無法想像,這是什麼殺雞取卵的採集法,但那時我對這種事多少已經麻痺,其實是心裡還在逃避著,並不願相信自己會看到毀滅的景象,於是那日便以一種樂觀而麻木的心情,自新知本橋邊爬上那座三層樓高,在河岸邊綿延約一公里的巨大沙石高原。

當初的鐵絲網牆穿越線,剛好成為了砂石堆的邊界,沙石堆旁草木繁茂,顯然整地後就是生長季,很快又變回了綠色原野。天氣燥熱,牛群都躲到矮樹林裡去了。我用望遠鏡四處搜尋,只要看到類似灌叢的質地就仔細確認,但一無所獲,都是些新生的豆科灌木。

我記得我是先辨認出了幾塊眼熟的大石塊,然後看見旁邊殘留著一段枝條,或石邊環繞著一團 質地有異的葉片之類的景象,總之我三步併作兩步跑下了砂石堆,在高草叢中幾欲哭泣。火刺木還 在。斷了大半截,但還在。

接著,我陸續發現周邊的地表,在草叢較稀疏的地方,像網一般蔓延著匍匐的火刺木與野薔薇枝條。原來當他們被重型機具輾過去後,就像園藝商做的壓條繁殖一樣,嫩枝被埋進土中,竟又發根萌芽,四處生長了起來,而且在被機具切斷後,一分為多,每一段破碎的枝條都長出了一株小小的火刺木,有些還開出了白花——這次梅雨季的整地工程,反而促進了火刺木與野薔薇灌叢的族群擴張,雖然是以無性繁殖的形式,但那當下我多麼樂觀地相信,每一株小苗都會繼續生長的,他們會長回原本河階地的灌木叢樣貌,繼續延續這沖積平原的記憶。

秋後,我邀請兩位老獵人與林金德一同進入知本濕地。那經驗就像是第一次進入這個沖積扇, 用的是耆老的眼睛。我們不走台十一線旁捷地爾公司開設的工程道路,這次我們從知本派出所旁的 一條小路進入,那是當年大家都還在撒幹割稻,在草原上放牛,沖積扇還充滿火刺木的年代——那 是老人們童年走的路線。但路邊種的已經不是沙沙作響的樹豆,是杭菊,是釋迦和稻田,路邊的樹 已經不是毛柿或莿桐,而是常見於漢人聚落的重陽木,只剩苦楝還留在草原上,像是陽傘。

我們經過的第一個地點是曾有鐵路通過的「達喀勒喀勒」(Takelekeled),意思是石頭堆,這是當年知本人往平原地帶推進的第二個據點。第一個據點更靠海,就是現在知本濕地入口處的鐵門一帶,稱為卡那魯汎(Kanaluvan),直翻就是「沼澤那邊」,沼澤那邊不時會遇上海水倒灌,後經過山區舊部落的同意,遷往山腳地帶的汐止汎(Silrivan),但很快又面臨土石流的威脅,胡傳整理的《台東州采訪冊》還有記載這次颱風的災害:「海潮外湧,山水內漲,互相抵擊,大小溪河皆漫溢橫流。」故又遷村。遷村至此也算是個精準計算的地點,不能太靠海,不能太靠溪,也不能太靠山。族人在貧脊的土地上挑出石塊,堆成了石頭堆,作為駁坎的材料。約十年後,日警才把散落各處的其他家族迫遷到附近,形成了如今的知本部落,因此這個石堆之地,可以說是第一代的知本村。

舊日鐵道邊另一地名叫撒日發巫(Salrevaw),意思是大葉雀榕,這棵曾經的大葉雀榕,是日本人堆放甘蔗的地方,甘蔗過了知本溪鐵橋後,堆放在這個雀榕之地,再用牛車運到現今知本溪旁一間飯店所在,裝上五分仔車,運到台東糖廠。

「完全不一樣了啦,你現在看到的,全部都是後來才有的。」林金德這麼說。

接著,我帶著耆老們去槍響之地,今古瓦岸,尋找那棵被砍掉的火刺木——並不意外,那棵火刺木其實也還活著,這種樹果然厲害,齊根砍斷的樹頭又冒出一叢嫩枝,又開始往四面八方蔓延開來。

「Halidimdim以前滿滿都是吶,結果的時候很好看,真的像火一樣紅吶。現在全都被挖走種到市區了。」老獵人的台詞都一樣,他們瞇著眼睛,看著這片曾經要變成遊樂區,未來可能會變成光電廠,一次又一次被截斷水源,阻擋道路,被工程土石或野火肆虐的土地,帶點玩笑意味地說:「剩這一棵很孤單吶,我帶回去部落種好了。」

忽然驚覺,這些灌叢,似乎是早就被砍過,輾壓過,燒過,然後再生長,或許再破壞,再生長,然後我才發現了他們。如果真是如此,我所追憶,植入幻想中如永恆般的原始風景,莫非只是早被破壞過,永劫回歸的樣貌?或許正因為頻繁破壞,他們才成為了低矮灌叢,要不火刺木是可以長到兩層樓高的。撒幹的火刺木,在三十年內到底剩幾棵呢?會不會其實只剩下單株,在整地後分裂為

數棵,再整地後又分裂為更多?他們身體被劈砍了多少次,分裂了多少次呢?會不會埋在荒原的只有少數,更多其實在城市的花圃裡?

一連串的疑問,到了隔年,2019年的春天,當我再次走進撒幹,便幾乎有了解答。那次我帶著女友,想要讓他看看野薔薇的樣子。當我們走到新知本橋下,驚訝地發現,原本三層樓高,綿延一公里的石礫堆居然被夷為平地,砂石車留下凌亂的胎痕,顯然是被出售到某處了。原本堤防一般的景色恢復平原,可以直接騎著機車,沿著始終都在的鐵絲電網長驅直入,深入撒幹。遠遠望去,牛一群群地在疏林中休息,對面的緊鄰著村子的河階坡地巴納,仍然是一副雜蕪又豐富的樣子。我照例用望遠鏡掃視草原,果然,薔薇又在陽光下閃耀著,而且,我驚訝地發現,這景象,跟我第一次來到撒幹所看到的,哪有什麼分別呢?

我們鑽過鐵絲網(沒有通電的感覺),繞過豬屎豆與馬纓丹,來到野薔薇灌叢前,灌叢原本有兩個,現在算有三個,已經不是匍匐的枝蔓了,又是蓬鬆的一大叢,好幾朵大花正綻放著。旁邊也有好幾個挺立的灌叢,那都是火刺木,幾乎跟當初所見一樣茂盛,一樣刺,也正含苞待放了。要不是那些胎痕與光禿禿的地表,砂石堆彷彿不曾存在過,但那個慘劇(現在看來也像鬧劇)明明仍在腦中,或許該這麼說,彷彿只有一次的慘劇,大概確實有超乎想像的多次,當時所見,只是輪迴中的某次重生。

在文明進程中被肢解,離散於城市的火刺木,在歷史中聚攏又離散的知本人,斷層又復振的卑南部落文化,以及那個曾主宰著沖積扇,現在分裂成圳道、水溝、水田、漁塭、池塘、濕地,支離破碎,時而精神分裂的知本溪——火刺木似乎又成為這一切的隱喻。部落像火刺木,堅強,多刺,逆來順受,生長在歷史的河道旁,屢經迫害,卻每年又從刺上抽芽。河流也像火刺木,被截流掏挖阻隔又掩埋,但水永遠在,無論是狂暴的還是潛伏的,當年甜根子草刷白的溪床,火刺木點紅的河階,現在如拼圖一般藏在沖積扇的角落,彷彿時間的渦流還滯留在那裡打轉,記憶的片段像碎葉般停泊在那裡。我們所見的破碎現代,仍是片段的延續,某種永劫回歸後,變貌的延續。

在這過程中,有哪個歷史的場景是真正必須被記憶保留的嗎?我想到老獵人要挖火刺木回去種的玩笑,那或許正是種,對每個曾經的片刻都保有憐憫與善意的豁達態度,所以平靜觀望,並參與其中。 儘管人們想念,但歷史永不停留,我們能做的只有想念。 正因為人們老是會一代一代地想念下去,這才有了歷史,像知本溪一樣的歷史,沖積出了這片濕地。

溪水漲時,詩湧流。